

# 宗教改革被遺忘的一頁 ——閔采爾的研究概況、生平 以及對當代教會的反省

陳韋安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閔采爾（Thomas Müntzer 1489？年 - 1525年5月27日）乃是宗教改革早期人物，籠統的說，他是宗教改革時期的激進派領袖，也是發動德國農民戰爭的代表人物。從教會歷史的角度來看，閔采爾被稱為「重洗派」（Anabaptist）領袖。不過，閔采爾卻同時於十九世紀以後被馬克思主義者形容為「社會革命家」。<sup>1</sup>對於這位宗教改革的「另類人物」，華人教會以及神學圈子鮮有探討。因此，本文寫作的首要目的，乃是為漢語神學以及華人教會介紹閔采爾的生平、思想以及研究基礎，從而推廣華人教會對閔采爾的研究與認識；其次，適逢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本文藉此研究幫助當下教會進行改革之反省。

---

<sup>1</sup> 作為宗教改革時期第一代重洗派領袖，閔采爾與後來發展的重洗派有所不同，特別是政治倫理與非暴力等議題，閔采爾並非重洗派的和平主義（pacifiism）的觀點。有關非暴力與重洗派關係之起源，可參考 John H. Yoder, trans. & ed., *Schleitheim Confession* (Scotts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1977)；Yoder, *The Legacy of Michael Sattler* (Scottsdale, Pennsylvania: Herald Press, 1973)。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的寫作不以神學剖析作探討方向。反之，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對閔采爾的研究歷史作論述；第二部分是對閔采爾的生平作歷史回顧與研究。最後，本文嘗試支持路德與閔采爾宗教改革路線的差異作總結與反省。

## 一 影響歷史、研究歷史與概況

由於華人教會對閔采爾幾乎沒有任何研究，<sup>2</sup> 本文的第一部分先簡述閔采爾的「研究歷史」(*Forschungsgeschichte*)。由於閔采爾在世時間不長，1517年宗教改革運動開始不足七年後，閔采爾就因農民戰爭被處決。因此，閔采爾留下來的文獻不算太多，歷史學者只能根據1519至1525年間的文獻作研究。文獻主要以書信為主，也有一些當時出版的書籍。甚至，閔采爾本人的容貌也其實無法得知。現今常用的閔采爾圖像其實是1608年著名木刻家范示劍(Christoffel van Sichem)所雕畫而成的——因此，我們無法得知閔采爾的真實容貌。

---

<sup>2</sup> 有關當代的研究非常多，在此只簡單作介紹。英文著作方面，可參考 Hans-Jürgen Goertz, trans. Jocelyn Jaquiere, *Thomas Muntzer: Apocalyptic, Mystic, and Revolutionary* (Edinburgh: T&T Clark, 2000); Abraham Friesen, *Thomas Muentzer, a Destroyer of the Godless: The Making of a sixteenth-century Religious Revolutionary* (S.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Tom Scott, *Thomas Müntzer: The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he German Reform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89); 德語著作重要的有：Hans-Jürgen Goertz, *Thomas Müntzer: Revolutionär am Ende der Zeiten* (Munich, 2015); Günter Vogler, *Thomas Müntzer und die Gesellschaft seiner Zeit* (Mühlhausen, 2003); 中文出版不多，北京商務印書館於1997年出版的翻譯作品翻自Günter Vogler *Thomas Müntzer. Dietz, Berlin 1989* 的作品《閔采爾傳》(北京：商務，1997)；另一本是張慶開、董月梅：《覺醒的德意志——馬丁·路德與湯馬斯·閔采爾》(長春：長春出版社，1995)。但資料比較粗疏。A·施捷克裏(A.Штекли)著，葉中林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至於中文論文方面，參鄧曉芒：〈論閔采爾思想的階級屬性〉《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4期(1980)；熊家利：〈閔采爾不是一位好的革命家〉《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1期(1988)；任穎：〈試論閔采爾「理想」與德國農民戰爭的爆發〉《唐都學刊》第2期(1991)；林玉河：〈論閔采爾的暴力革命思想〉《殷都學刊》第2期(2000)。

有關閔采爾的論述與著作，墨蘭頓（Melancthon）於1525年閔采爾逝世同年撰寫的《閔采爾的歷史》（*Die Historie von Thome Müntzer des anfangers der döringischen Uffrur*），可算是第一本有關閔采爾的文獻。不過，鑑於閔采爾只是宗教改革早期出現的人物，名聲遠不及路德、加爾文等改教領袖，因此，宗教改革以後的二百多年都沒有有關他的詳細研究。第一本全面研究閔采爾的學術著作到了十八世紀末才出現。法國大革命時期，史特博（G. Th. Strobel）於1795年寫的《閔采爾的生平、著作、思想——農民起義的起初者》（*Leben, Schriften, and Lehren Thomae Müntzers, des Urhebers des Bauernaufstandes in Thuringen, Nurenberg and Altorf*）可說是第一本有關閔采爾的著作。

不過，到了十九世紀閔采爾卻突然備受關注。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年）、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年）強調閔采爾對革命的重要性。例如，海涅於1834年在《德意志宗教與哲學史》（*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中，惡罵路德為「德意志自由的扼殺者」（*Totengraeber der deutschen Freiheit*），反卻讚許閔采爾為「俗世公義的宣告者」（*der Verkuender der irdischen Gerechtigkeit*）；恩格斯於1850年出版的《德國的農民戰爭》（*Der deutsche Bauernkrieg*）一書一反傳統地描述閔采爾為革命聖人，是農民戰爭的英雄，恩格斯稱閔采爾為「庶民革命家」（*plebejische Revolutionär*），反稱路德為「資產階級改教者」（*bürgerliche Reformator*）；<sup>3</sup>考茨基於1895年在《新社會

---

<sup>3</sup> Engels,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恩格斯在1870年寫的《德國農民戰爭》（*Der deutsche Bauernkrieg*）評論路德道：「從路德有了這樣的轉變時起，更正確些說，從路德較明確地確定了方向時起，就開始了那一場對教會制度和教條何者要保留何者要改革的討價還價，就開始了那一場令人厭惡的外交手腕、陰謀詭計、妥協讓步，其結果就是奧格斯堡告白，這也就是由討價還價而得的經過改革的市民教會制度的最後定案。這樣的買賣，也就是近年來在德國國民議會，妥協議會，憲法審查會議以及愛爾福特議會中以政治形式所進行得那種令人作嘔的買賣。官方的宗教改革之庸俗市民階級的性質在這些買賣交易中表現得最鮮明不過了。」

主義的先驅》( *Die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 一書中指出，宗教改革時期已出現宗教上的共產主義思想的雛形，只是這雛形被教廷判為「異端」信仰。因此，閔采爾被考茨基稱為這「異端共產主義至今最美麗的化身」。<sup>4</sup> 由此可見，共產主義與閔采爾在十九世紀幾乎被畫上等號。

後來到了二十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布洛赫 (Ernst Bloch) 於1921年撰寫整本有關閔采爾與共產主義思想的書籍，名字為《作為革命神學家的閔采爾》( *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e der Revolution* )。書中除了闡述閔采爾的生平與思想以外，還加插一章名為「教會在世界與基督之間妥協」( *Kirchenkompromisse zwischen Welt und Christus* ) 的附錄，討論宗教改革家對社會現象的妥協——加爾文如何金錢與資本掛鉤、路德如何公侯政權掛鉤等。明顯地，布洛赫受着韋伯 (Max Weber) 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影響，一方面反對資本主義，也對基督新教反感。反之，布洛赫與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高度讚揚閔采爾為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貢獻。

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冷戰時期，共產政權東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DDR) 政府稱閔采爾為「社會革命家」( *Sozialrevolutionär* )，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前，東德以閔采爾取代路德的位置，成為德國的民族英雄。後來，到了七十年代以後，東德政權領袖改變，才逐漸改善路德的形象。<sup>5</sup>

在東德政府的推動下，除了有大量有關閔采爾的出版書籍、博物館展覽、油畫、藝術品以外，許多街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另外，國

---

<sup>4</sup> 原文為：Münzer war und ist heute noch im Volksbewußtsein die glänzendste Verkörperung des rebellischen, ketzerischen Kommunismus。Karl Kautsky, *Die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1. Band, 1. Theil, Verlag von J. H.W. Dietz, Stuttgart, 1985.

<sup>5</sup> Robert Walinski-Kiehl, "History, Politics, and East German Film: The Thomas Muntzer (1956) Socialist Epic,"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 March 2006, vol.39 (1), 31.

家銀行於1971至1990年間把閔采爾的頭像印在五馬克紙幣上；1975年與1978年更發行價值二十馬克的閔采爾紀念錢幣，紀念農民戰爭，被稱為「湯馬斯·閔采爾獎牌」（*Thomas-Müntzer-Medaille*）。另一方面，東德時期拍攝的閔采爾的電影也是一個重要的探討題目。<sup>6</sup> 在政府的策劃下，閔采爾的電影劇本《湯馬斯·閔采爾：德意志的革命家》（*Thomas Müntzer, ein deutscher Revolutionär*）於1950寫成；<sup>7</sup> 1952年，海爾伯格（Martin Hellberg）計畫拍攝閔采爾電影《湯馬斯·閔采爾：一套教訓團結與抗爭的電影》（*Thomas Müntzer: Ein Film der Mahnung zu Einheit und Verteidigung*），經過一番政治波折，海爾伯格最後於1956年拍成經典的閔采爾彩色電影《湯馬斯·閔采爾傳》（*Thomas Müntzer*），這電影在東德冷靜時期成為家傳戶曉、在數百萬家庭播放的東德電影。

有關閔采爾的研究發展與文獻整理方面，在東德時期的推動下獲得重要的更新。第一部閔采爾的全集於1968年編成，稱為《湯馬斯閔采爾的作品與書信》（*Thomas Müntzers Schriften und Brief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簡稱MSB）。不過，當中仍出現錯漏；1989年適逢閔采爾誕生五百年，德國再次掀起一鼓閔采爾的研究熱，德國出版社再次出版閔采爾的文獻集；<sup>8</sup> 2004年開始，《湯馬斯閔采爾全集》（*Thomas-Müntzer-Ausgab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簡稱ThMA），由萊比錫的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出版。這全集首先出版的是整套全集的第三冊《湯馬斯閔采爾的資料》（*Quellen zu Thomas Müntzer*），當中包括時序表、文案、部分書信、詩詞等；全集的第二冊《書信》（*Briefwechsel*）

---

<sup>6</sup> 有關閔采爾這方面，可參考Robert Walinski-Kiehl, "History, Politics, and East German Film: The Thomas Müntzer (1956) Socialist Epic,"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39 (2006), 30-55。

<sup>7</sup> Fritz Klie und Enno Neumann: 'Thomas Müntzer, ein deutscher Revolutionär,' Drehbuch-Exposé, Berlin, den 20. Dez. 50," Bl. 1-12; "Fritz Klie und Enno Neumann: 'Thomas Müntzer, ein deutscher Revolutionär,' Film-Exposé, Berlin, den 20. November 50," Bl. 1-7: BAB, DR117/9408.

<sup>8</sup> Gerhard Wehr (Hrsg.), *Thomas Müntzer: Schriften und Briefe* (Zürich: Diogenes, 1989).

於2011年出版；最後出版的是第一冊《作品、手稿與筆記》（*Schriften, Manuskripte und Notizen*），剛於2017年初面世，當中包括閔采爾尚未出版的拉丁文版本的《布拉格宣言》、閔采爾對教父居普良（Cyprian）與特土良（Tertullian）的筆記，以及閔采爾其他德語崇拜的禮儀文獻，非常寶貴。

另一方面，這五百多年有關閔采爾的研究書目，2014年出版了由大馬士革（Marion Dammaschke）與弗格勒（Günter Vogler）編輯的《湯馬斯閔采爾書目》（*Thomas Müntzer Bibliographie [1519-2012]*），當中囊括了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所有有關閔采爾的書目，可算是閔采爾研究非常重要的資源，除了德語和英語為主外，還包括法語、意大利語以及西班牙語。<sup>9</sup> 至於閔采爾的傳記，暫時最為詳盡的是於2016年出版的《托馬斯·閔采爾：建立世界的秩序》（*Thomas Münzer: Neu Ordnung Machen in der Welt*），全書總共540頁，由閔采爾研究學者包孝（Siegfried Bräuer）與弗格勒合著而成，值得一看。

## 二 閔采爾的生平與神學

正如前文所說，由於閔采爾的一生短暫，僅存的文獻只有1519至1925年之間的，因此，憑着有限要勾畫閔采爾的生平實在不是易事，當中有許多歷史缺口需要學者自行假設與推斷。本文嘗試為閔采爾的生平作出以下劃分：（1）早期的閔采爾；（2）布拉格時期與《布拉格宣言》；（3）阿爾斯特時期的宗教改革；（4）農民戰爭與閔采爾生命的終結。

---

<sup>9</sup> Tom Scott. *Thomas Müntzer Bibliographie (1519–2012)*, *Th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014, vol.65 (3), 679.

## （一）早期的閔采爾

### 甲 求學時期

閔采爾出身於1490年的施托爾堡（Stolberg）。我們無法得知他的出身日期。一般學者估計是12月21日，這日期乃根據他的名字「湯馬斯」（Thomas）推敲出來的。當時社會普遍習慣根據嬰孩出生日期的聖人紀念日來起名字。同樣，閔采爾的出身年份也沒有正式的文獻記錄，學者只是根據閔采爾的大學入學年份推敲他於1489年或1490年出身。<sup>10</sup> 閔采爾於1506年10月16日進入萊比錫大學（Leipzig Universität）讀書，原本理應於1509年畢業，不過，閔采爾未有正式完成學位，並於第四個學季就離開大學。文獻記載，閔采爾於1512年再度於奧得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的維阿德瑞納歐洲大學（Europa-Universität Viadrina）繼續讀書；究竟閔采爾於1506年至1512年這六年期間在做甚麼，這成為學者們一直研究的課題。不過，文獻在哈拿（Halle）與阿舍斯萊本（Aschersleben）一帶附近出沒，<sup>11</sup> 這段時間他可能到其他地區遊學，也有可能工作。不過，無論如何，根據文獻記載，閔采爾擁有三個學歷學位，分別是：自由學士、碩士以及神學學士。

1514年5月，在法蘭克福畢業以後，閔采爾在布倫瑞克（Braunschweig）牧職工作，並擔任慈善學校的主管，閔采爾在布倫瑞克待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 乙 早期與路德的關係

雖然宗教改革仍未開始，但1514年文獻中的信件顯示，私人信件內容記載了羅馬天主教的販賣贖罪券的做法，閔采爾被信件作者稱為「正義的維護者」。雖然這並沒有直接顯示閔采爾對贖罪券的立場，但它足以證明閔采爾於1517年以前已經參與談論羅馬教廷贖罪券之問題。

---

<sup>10</sup> 閔采爾於1506年萊比錫大學讀書，因此學者推測他的出生年份為1489或1490年。詳情可參 Goebke, *Neue Forschungen über Thomas Müntzer*, 1-30。

<sup>11</sup> 《閔采爾傳》，頁13。

1517年10月，馬丁路德在威登堡釘上《九十五條綱領》，宗教改革正式開始蔓延至整個歐洲。文獻顯示，這段日子閔采爾正在威登堡逗留。至於閔采爾逗留威登堡的原因，有學者認為閔采爾可能要在威登堡尋求牧職工作機會，也有認為閔采爾正在威登堡學習，真正的答案無從稽考。不過，閔采爾於1517年左右曾與路德相遇，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是：在閔采爾的遺物中，有一份殘缺不全的課堂筆記，內容是1517或1518年威登堡大學冬季的課堂。問題是：究竟閔采爾在1517至1519年間是在威登堡作較長時間的逗留，還是只是多次的短暫逗留呢？無論如何，以下是可以肯定的：閔采爾與路德曾經最少有兩次見面，他也曾與墨蘭頓等其他改革者接觸。

1519年的復活節前夕，閔采爾被介紹到猶特波格（Jüterbog）擔任牧職工作。這也標誌着閔采爾正式活躍參與從威登堡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有趣的是，閔采爾早期被稱為「馬丁路德的教徒」（Lutheranern），<sup>12</sup>可見早期閔采爾與威登堡改革者的關係。事實上，閔采爾也有分參與1519年路德的萊比錫辯論（Leipzig Debate）。<sup>13</sup>總的來說，1517年至1519年間的閔采爾參與路德與威登堡改教運動。不過，自此之後，閔采爾與路德再沒有親身相遇的機會。

### 丙 茲威考時期

閔采爾在猶特波格的改革運動是短暫的，因為閔采爾與當地的聖方濟會修士產生神學思想的衝突。1520年5月，在路德的提攜下，閔采爾從猶特波格搬到茲威考（Zwickau）牧養教會，接替艾格蘭（即約翰·維爾德瑙爾）在馬利亞教堂（Marienkirche）擔任講道者（Prediger）。與猶特波格時期一樣，閔采爾的激烈、具煽動性的講道再次批判聖方濟會的修士，並且引來注目，更帶來多次聖方濟會的抨擊，質疑閔采爾信仰的

---

<sup>12</sup> Siegfried Bräuer, Günter Vogler, *Thomas Müntzer: Neu Ordnung machen in der Welt. Eine Biographie*,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6).

<sup>13</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77.



正統性。文獻發現，閔采爾當時曾寫信徵詢路德的意見，路德回信勸閔采爾不要離開茲威考。<sup>14</sup> 然而，這信的內容開始展現閔采爾與路德對宗教改革的手法與路線漸見不同。

起初，閔采爾的激烈講道得到茲威考參議會的體諒。不過，9月5日，茲威考的參議會最終因聖方濟會與其他批評者的壓力，決定將閔采爾調到同城的另一所教堂聖卡塔琳教堂（Katharinenkirche）。不過，1521年1月，閔采爾的激烈改革造成更多衝突，閔采爾被不滿者稱為異端。另一方面，閔采爾與人文主義者艾格蘭（正是閔采爾接替的神職人員）產生衝突。基於這衝突的白熱化，參議會讓閔采爾停職休假，讓他拿走半年的工資，離開教會。因此，閔采爾被免去職務。這事件引起城內極大回響，五十六名勞動工人聚集於城內武裝，最後被參議會拘捕。閔采爾同日晚上離開茲威考。總的來說，茲威考時期的閔采爾帶來不少社會力量的回響，卻同時帶來衝突。

## （二）布拉格時期與《布拉格宣言》

離開茲威考以後，閔采爾於1521年4月到達了布拉格。作為昔日宗教改革的重地，閔采爾被布拉格人的隆重對待。<sup>15</sup> 值得注意的是，閔采爾在布拉格仍然被人以「路德派學士湯馬斯·閔采爾」所認受——雖然這不完全反映事實，但最少是某些布拉格人對閔采爾的印象。閔采爾在布拉格住了幾個月，間中被昔日約翰胡斯（Jan Hus）聖杯教會的激進派邀請講道。不過，閔采爾在布拉格最重要的作為，乃是他於1521年10月發表了一份重要的神學宣言——《布拉格宣言》（*Prager Sendbrief*）。

<sup>14</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98-100.

<sup>15</sup> 《閔采爾傳》，頁175。

## 甲 《布拉格宣言》的內容

《布拉格宣言》可算是閔采爾第一份完整地表露他神學思想的文獻。《布拉格宣言》現存的文獻版本分別有四個不同：拉丁文版、德文版（長與短）以及零碎的捷克文版本。短版本於1521年11月1日出版；長的版本於同年11月25日出版。據學者估計，拉丁文版本是閔采爾第一版的初稿，卻在1702年拉丁文版本出版時才被發現。<sup>16</sup>就內容而言，《布拉格宣言》明顯是一封對抗羅馬天主教廷的書信。閔采爾譴責神職人員，嘲笑僧侶與牧師為「倒霉的僧侶」與「神經病的僧侶」，並且呼籲團結羣眾的人民力量。<sup>17</sup>甚至，更間接地暗示暴力實現社會變革，神職人員與人民的對立。因此，《布拉格宣言》所流露的反教廷主義卻帶有終末論以及政治神學的色彩，並且提出一套不只是宗教改革，而是社會革命思想的雛形。

## 乙 《布拉格宣言》的神學思想

（1）**聖靈與神祕主義**。在宗教改革以前，閔采爾其實一直深受中世紀神祕主義著作《德意志神學》（*Theologia deutsch*）以及陶勒（Johannes Tauler）的影響，在宣言中提出一種「聖靈主義」（*Spiritualismus*）的神學概念。<sup>18</sup>這神祕主義的思想在《布拉格宣言》中首次顯露出來。譬如說，閔采爾強調靈魂與聖靈的關係，並且將這關係與上帝的啟示等同——假若基督徒不被聖靈關注七次的話，他就聽不到上帝的話，也聽不懂上帝的話。閔采爾寫道：

但是，聖保羅寫哥林多後書第三章說，人的心就是紙張，上帝不以墨水，而是以祂自己的指頭寫，把祂永不收回的旨意與永恆智

---

<sup>16</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141-55.

<sup>17</sup> 《閔采爾傳》，頁82。

<sup>18</sup> Hans-Jürgen Goertz, *Thomas Müntzer: Revolutionär am Ende der Zeiten* [E-book]. (Location No. 470).

慧寫在其上。這好比一封信，叫每個人都能閱讀，只要憑着願意開啟的理性。因此，耶利米與以西結寫道：當人的理性開啟，上帝就把祂自己的律法於第三日陳明。因此，上帝於一開始所揀選的人心裏，不是沒有意識，而是擁有聖靈不可推諉的見證，讓我們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兒女。<sup>19</sup>

(2) **聖經與聖靈**。基於閔采爾的聖靈主義，閔采爾並沒有承接路德宗教改革的聖經觀。相對聖經的重要性，閔采爾更重視聖靈的工作。閔采爾認為，聖經只是死的文字，惟有敬畏上帝才能真正擁有聖靈這顆心。他認為，「如果把上帝曾經說過的話緊緊寫在書本裏，那麼就會消失在空氣中，就不會是永恆上帝的話了。」<sup>20</sup> 閔采爾比喻單靠聖經明白的上帝是一個啞口的上帝，惟有聖靈的上帝是開口的上帝。因此，基督徒不能單靠聖經明白上帝的旨意，而是直接透過與聖靈的親密關係明白上帝的旨意，在聖靈的經歷中得着上帝的說話。

(3) **天啟終末的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在1521年之前，閔采爾的神學尚未形成一種天啟式終末論的思想。不過，這天啟終末思想卻在《布拉格宣言》開始顯露。面對教會的腐敗問題，閔采爾認為，教會已經完全走向衰落，教會的腐敗不只是「宗教改革」能夠完成，而是需要終極地進入世界末日才能得以完全恢復。因此，閔采爾追求的不只是改善教會的「宗教改革」，而是終末地重新恢復新秩序。更重要的是，閔

---

<sup>19</sup> 原文為："Aber Sankt Paulus schreibt den Korinthern am dritten der anderen Epistel, dass die Herzen der Menschen das Papier oder Pergament sind, da (hinein) Gott mit seinem Finger, nicht mit Tinte, seinen unverrücklichen Willen und ewige Weisheit einschreibt. (Dies ist) eine Schrift, welche jeder Mensch lesen kann, wenn er eine aufgetane Vernunft hat. Dasselbe schreiben Jeremia und Heseckiel: Gott schreibt sein Gesetz am dritten Tag der Besprechung, wenn die Vernunft der Menschen geöffnet wird. Das tut Gott deshalb von Anbeginn in seinen Auserwählten, damit sie nicht ein ungewisses, sondern ein unüberwindliches Zeugnis vom Heiligen Geist haben, der da genugsam Zeugnis gibt unserm Geist, dass wir Gottes Kinder sind." *Thomas Müntzer: Prager Manifest*. <[http://de.wikipedia.org/wiki/Prager\\_Manifest\\_\(1521\)](http://de.wikipedia.org/wiki/Prager_Manifest_(1521))> (2017年5月1日下載)。

<sup>20</sup> 《閔采爾傳》，頁83。

采爾相信這天啟式的終末 (*Apokalyptik*) 不再遙遠了，而是當下將要來臨的。閔采爾作為上帝的僕人帶領「上帝的選民」開展「新的使徒教會」，並從波希米亞向外擴展。

總的來說，《布拉格宣言》乃是閔采爾第一份整全的神學論述。面對教會的腐敗，閔采爾以激進的方式回應——這改教思想與中世紀的神祕主義結合，可稱為「神祕主義基礎的反教主義」(*der mystisch begründete Antiklerikalismus*)。<sup>21</sup> 閔采爾一方面強調上帝與人之間信仰的經驗，從而引申出一套天啟終末式傾向的宗教改革思想。無論如何，這些觀點正表露出閔采爾與主流宗教改革思想的分歧。

與此同時，如前幾次的遭遇一樣，閔采爾在布拉格的改革繼續引起不同衝突。最後，閔采爾惟有選擇離開布拉格。

### (三) 阿爾斯特時期的宗教改革

離開布拉格以後，閔采爾在1522至1523年間沒有固定逗留的地方。直至1523年復活節，閔采爾於阿爾斯特 (Allstedt) 上任作牧師，其後更與一名修女結婚。一年後，他們於3月27日生了一個兒子。<sup>22</sup> 阿爾斯特可說是閔采爾改革地方教會的重要一站。閔采爾不單在阿爾斯特延續宗教改革運動，更推動崇拜的改革，衝突卻繼續升溫。

#### 甲 崇拜改革

事實上，威登堡的改革家於1521年的聖誕節已開始進行彌撒改革，不過這些改革後來卻遭遇路德的反對而夭折。因此，閔采爾可算比威登堡的改革家更早作出徹底的崇拜改革。再次而言，路德在威登堡的崇拜改革是慢了一步。威登堡的崇拜要到1524年後才出現相關的改革，以作為對閔采爾崇拜改革的回應。<sup>23</sup>

<sup>21</sup> Hans-Jürgen Goertz, *Thomas Müntzer: Revolutionär am Ende der Zeiten*, Kindle Ebook, (C.H.Beck, 2015), loc 3953.

<sup>22</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198.

<sup>23</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191.

在此簡述閔采爾的崇拜改革內容。閔采爾堅持在崇拜中用德語講道，並且將拉丁文的禮儀翻譯成德文，更親自翻譯崇拜聖詩與詩篇為德文。閔采爾的翻譯簡潔，讓大眾容易明白。閔采爾還把自己的改革神學與思想放在這些翻譯之內。除此之外，閔采爾更將教會年度節日的禮拜縮減為五種：將臨節、聖誕節、受難節、復活節以及聖靈降臨節，剔除了所有紀念聖人的節日。這些崇拜改革的建議都分別寫於《德國教會禮拜儀式》（*Deutsch Kirchnamt*）與《德國福音會彌撒》（*Deutsch Euangelisch Messze*）內。<sup>24</sup> 這兩本書的受歡迎程度遠遠超出閔采爾預期。《德國教會禮拜儀式》總共用了108張四開本紙；《德國福音會彌撒》用了44張四開本紙。<sup>25</sup> 甚至，這兩本書所留下來的影響力比遠比閔采爾本人更深。崇拜改革在閔采爾死後不斷蔓延仍然在德國卻擴展，直到1533年才被路德宗的禮儀所取代。

總的來說，閔采爾在阿爾斯特是崇拜改革是成功、具代表性的。不過，與此同時，閔采爾的崇拜改革卻同時為他帶來某些阿爾斯特人的反感，衝突亦逐漸升溫。

## 乙 改革與衝突

除了崇拜改革以外，閔采爾繼續在阿爾斯特推動他的改革運動——反對建制教會，宣傳他的終末思想，召聚人民力量等等。客觀而言，閔采爾在阿爾斯特的的工作是成功的。根據記錄，超過2000人趕來聽閔采爾的講道——阿爾斯特的總人口只有700人。阿爾斯特以外的地區人民都來到阿爾斯特聽閔采爾的講道。<sup>26</sup>

另一方面，閔采爾成功地召聚阿爾斯特城市的民 力量。閔采爾於1523年6月至7月成立了「基督徒聯盟」。「基督徒聯盟」主張以實際行

<sup>24</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190-98.

<sup>25</sup> 《閔采爾傳》，頁103。

<sup>26</sup> 《閔采爾傳》，頁109。

動抵抗建制教會，反對教會的力量，拒絕繳交什一奉獻稅給當地教會，他寫道：「為了基督福音的勝利、為了消滅不敬上帝的吸血鬼，將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sup>27</sup> 除此之外，閔采爾繼續透過印刷技術宣傳他的思想。1523年7月18日，閔采爾發表一封公開信，名為《避免不必要的騷亂》。閔采爾在此信繼續強調他的終末論思想：「全體上帝的選民朋友，消滅邪惡世界的那塊石頭已從山上崩裂出來，正以雷霆萬鈞之勢翻滾下來。」<sup>28</sup>

不過，隨着閔采爾改革聲音遞增，他與權貴的衝突就愈深。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閔采爾與曼斯費爾德的恩斯特（Graft Ernst von Mansfeld）的衝突。恩斯特是曼斯費爾德的地方選帝侯。他對閔采爾的激進改革非常不滿，甚至利用權力禁止他的臣民到阿爾斯特聽閔采爾的講道，其後甚至要求阿爾斯特的市參議會逮捕閔采爾。<sup>29</sup>

閔采爾其後回應，指摘恩斯特禁止人聽他講道乃殘暴行為，甚至直指恩斯特褻瀆上帝，認為恩斯特若禁止人民聽他的講道，就是禁止人民聆聽福音。甚至，他在信中指明自己「對伯爵的憎恨要比路德對教皇的憎恨強烈千百倍」。<sup>30</sup> 在福音被禁止宣揚的情況下，閔采爾認為，羅馬書十三章4節中的「當權者的佩劍」就不再是保護人民，而是敵擋上帝了。<sup>31</sup> 有趣的是，閔采爾與路德在羅馬書十三章的詮釋明顯不相同。對路德來說，暴動是魔鬼的傑作。作為上帝所任命的政府，政府的佩劍正是對抗這不義的必要工具。<sup>32</sup> 閔采爾在回應恩斯特的信件中，繼續流露出其終末思想，並且引用啟示論以及但以理書等經文來譴責恩斯特。

<sup>27</sup> 《閔采爾傳》，頁113。

<sup>28</sup> 《閔采爾傳》，頁108。

<sup>29</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204-5.

<sup>30</sup> 《閔采爾傳》，頁111。

<sup>31</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144.

<sup>32</sup> 有關路德對羅馬書十三章的詮釋，可參考 WA 56:488。

值得注意的是，閔采爾的終末思想不再如布拉格時期般針對建制教會，如今更直指政權的不是，透過對羅馬書、啟示論以及但以理書的釋經，逐漸建構一套天啟式的政治神學。這套政治神學在其後的《侯爵講道》明顯地表露。

### 丙 《侯爵講道》

1524年7月13日閔采爾在阿爾斯特發表了著名的《侯爵講道》（*Fürstenpredigt*）。《侯爵講道》其實是閔采爾於1524年7月13日一篇講道。講道的除了包括約翰公爵（*Kurfürsten Johann dem Beständigen*）以及選帝侯繼承人弗里德利希（*Kurfürst Friedrich*）以外，還有幾位市參議會議員、法官等權貴參與。<sup>33</sup> 這講道並非公開，而是以試講（*trial sermon*）的形式進行。

《侯爵講道》主要是閔采爾對但以理書的政治釋經。他引用但以理書第二章的經文，講述終末上帝國與政權的關係——「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但二44）。<sup>34</sup> 閔采爾在《侯爵講道》的主要目的，乃是嘗試順服諸侯不要干預閔采爾的宗教改革，並且改善社會人民的生活處境，否則將會收到上帝憤怒的懲罰。閔采爾在講道中多次引用嚴厲的字句，警告公爵與選帝侯要顧及人民百姓的福祉，否則將會受上帝的懲罰：「如今異像已經來到我們面前——所有海怪與毒蛇正邪惡地結集在一起——神父與所有邪惡的神職人員乃是毒蛇，世俗的公侯與君王乃是海怪……我所敬重的薩克森統治者，請不要猶疑，追求上帝的公義！並且勇敢地承擔福音的後果！」<sup>35</sup>

<sup>33</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231-32.

<sup>34</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234-36.

<sup>35</sup> 英文翻譯為："What a pretty spectacle we have before us now – all the eels and snakes coupling together immorally in one great heap. The priests and all the evil clerics are the snakes...and the secular lords and rulers are the eels... My revered rulers of Saxony...seek without delay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and take up the cause of the gospel boldly." Tom Scott, *Thomas Müntzer*, 73.

總的來說，《侯爵講道》反映了閔采爾更成熟的天啟終末政治神學。閔采爾強調世界終末已經來臨，上帝國正要在地上展現，因此教會與政權必須出現改變。這「改變世界」的思想萌生於一種終末主義（*endzeitliche*）。<sup>36</sup> 換句話說，閔采爾所展現的不僅是一套終末政治神學（*eschatological politische Theologie*），更是一套「末終的政治神學」（*endzeitliche politische Theologie*）。閔采爾已經不再強調「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思想，而是警告終末已經到臨——閔采爾強調如今就是上帝的「收割時期」（*Zeit der Ernte*）。<sup>37</sup> 基於這終末的到臨，閔采爾宣告要重新建立上帝的新秩序，否則革命必然是上帝重整秩序的必然手段。

#### （四）農民戰爭與閔采爾生命的終結

閔采爾的生命末段遊走於德國南部。在這最後階段，閔采爾沒有固定的教堂作宣講基地，改為以出版作為主要渠道。1524年8月，閔采爾到達德國南部的米爾豪森（Mühlhausen）。在閔采爾未到達之前，激進派領袖普法伊費爾（Heinrich Pfeiffer）已開始醞釀農民革命，<sup>38</sup> 米爾豪森的氣氛日見緊張。因此，閔采爾與普法伊費爾共同合作進行激進的改革——結集人員策劃地方叛變。1524年9月27日，閔采爾被迫棄下妻兒，與普法伊費爾逃離捉捕。

後來閔采爾到達紐倫堡（Nuremberg）。紐倫堡的階級問題嚴重，有利於閔采爾的改革活動。不過，閔采爾在紐倫堡仍然保持低調，沒有公開講論，只作地下出版活動；不過，由紐倫堡的印刷廠印刷反路德的刊物《對威登堡沒有靈魂的軟弱肉體之高度辯護與反駁》（*Hoch*

---

<sup>36</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390.

<sup>37</sup> Goertz, *Thomas Müntzer*, loc 2995.

<sup>38</sup> 有關普法伊費爾的著作與生平，可參Günter Vogler, "Pfeiffer, Heinrich,"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20,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2001, s. 319f.



*verursachte Schutzrede und Antwort wider das Gaistlose Sanft lebende Fleisch zu Wittenberg*) 與《偽信仰的揭發》(*Ausgedrückte Entblössung des falschen Glaubens*) 等。前者是閔采爾回應路德對他崇拜改革的反駁，後者是回應路德於同年撰寫的《為反對叛逆的妖精致薩克森諸侯書》。<sup>39</sup> 兩本同屬反叛路德之作。書中咒罵路德為「鬼崇行為之父」、「舒坦生活之弟兄」、「撒謊博士」、「威登堡的馬屁精」、「魔鬼」、「新教皇」、「諸侯們的小丑」等等。<sup>40</sup> 不過，這些刊物後來卻被紐倫堡參議會禁止散發，甚至被燒毀。其後，閔采爾繼續留在德國的西南部以及瑞士——這些地區正是農民戰爭的重鎮，閔采爾結識當地的農民，並且與當地的重洗派領袖集結。不過，著名的農民戰爭文獻《十二條》(*Ermahnung zum Frieden auf die zwölf Artikel der Bauernschaft in Schwaben*) 卻並非閔采爾所參與撰寫的。<sup>41</sup>

1525年2月，閔采爾重返米爾豪森，成立了平民武裝軍隊「永恆上帝聯盟」(*Ewige Bund Gottes*)，<sup>42</sup> 直接領導了薩克森和圖林根的農民起義。1525年5月16日在弗蘭肯豪森戰役中被俘，6000農民被殺，閔采爾於5月27日被處決。<sup>43</sup>

### 三 反省：建制與邊緣之間

適逢宗教改革五百週年，回顧宗教改革史與閔采爾的生平，今天我們要問的是——路德與閔采爾的宗教改革有何本質上的分野？究竟今日教會有何得着與反省？這正是本文嘗試提出的問題。

<sup>39</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294.

<sup>40</sup> 《閔采爾傳》，頁149~150。

<sup>41</sup> 然而，閔采爾卻參與這份文獻的前身《十一條》，參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268-70。

<sup>42</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271.

<sup>43</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377.

正如本文清楚顯示：在改革之路上，路德與閔采爾各走一條相異的路線——這並非只是神學概念、政治理念或政治倫理等問題，而是核心地源於兩者對地方建制政治的回應與認受的問題——這差異亦造成路德與閔采爾之間關係惡劣的原因。<sup>44</sup> 其實，路德的宗教改革乃是一場「建制對抗建制」的運動——路德透過選侯的政治影響力以及財政支持，在地區推動「上而下」的宗教改革（這點加爾文同樣如此）。相比之下，閔采爾的改革卻沒有任何建制的立足點。反過來說，閔采爾在1517至1525年間的改革往往得罪地方侯爵，改教運動往往維持不足兩年便被驅逐離開。

路德與選侯的關係非常密切。整個宗教改革的推動，與選侯的幫助帶着非常密切的關係。無論是1518年的奧格斯堡審訊、1519年的萊比錫辯論（Leipzig Debate）、1521年的沃木斯議會（The Diet of Worms），路德都是依靠選侯的幫助，可見兩者關係非一般的緊密。路德其後也動用這政治力量去攻擊和封殺閔采爾。同時間，選侯也藉着路德的宗教力量封殺閔采爾。譬如說，當閔采爾於推動阿爾斯特改革時，阿爾斯特的市長漢斯·蔡斯（Hans Zeiß）請教路德討論閔采爾的問題。另外，1524年6月24日，選帝侯繼承人弗里德利也曾要求路德幫助堵住閔采爾在阿爾斯特的影響力。

---

<sup>44</sup> 閔采爾與路德的衝突也逐漸升溫。閔采爾譴責威登堡的改教家，「當你們把上帝當作啞巴來敬仰時，而且你們也並不知道，由於你們的無知，『上帝的選民』還是那些卑鄙下流的人是否收到鄙視之時，你們已完全拋棄了未來的教會，在那裡，上蒼的智慧將會充份展示出來。我們的這個錯誤，我們的愛顯然全部都是由於我們對活生生的話的無知才引發出來的。」（《閔采爾傳》，頁87。）1522年3月6日，路德公開批評閔采爾的改革路線。不同意訴諸暴力。1523年7月9日，閔采爾寫信給路德：「對於你這位可敬的先生的尊重，從來也沒有將現在這樣微弱過，以致我不得不傾聽那些惡意中傷裡的暗示。因為從一開始起，我就堅定地認為，也清楚地看到，你所踐踏的絕不是你個人的事業，而是全體人民的事業。」（《閔采爾傳》，頁106。）

相反，閔采爾卻處處與地方權貴產生衝突——無論是教會的抑或政治的權貴也是一樣。閔采爾對權貴的反感正與路德與造成一個有趣的比較：路德撰寫的《為反對叛逆的妖精致薩克森諸侯書》之中，路德信件開首稱呼選侯為：「光榮的、受人尊敬的諸侯們和弗里德利希先生、羅馬帝國的選帝侯、薩克森公爵約翰、圖林根的諸侯、邁森的侯爵及我最尊敬的先生們！」然而，閔采爾卻在《偽信仰的揭發》中諷刺路德依附權貴如此寫道：「光輝照耀的、先知諸侯們、強大的主人、耶穌基督、各國恩慈的國王們、所有相信上帝的英勇公爵們，我們寬宏大量的先生們、貧苦的基督界人士！」<sup>45</sup> 由此可見，閔采爾非常在意自己是否依附權貴而「違背信仰」。

因此，路德與閔采爾與權貴的態度與關係造成宗教改革成敗的主要因素。正如學者 弗格勒評論路德與閔采爾改革之分別道：「一個思想或運動的改變交替，需要具備建制上的支撐。」（*Die Umsetzung von Ideen oder eines Programms bedurfte eines institutionellen Rückhalts*）。<sup>46</sup> 究竟今天的教會改革者如何實踐選擇哪一條路線？哪一條道路才是正確之路？這不是本文所處理的課題，卻是當下教會繼續走下去要思想的問題。

<sup>45</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295.

<sup>46</sup> Bräuer & Vogler, *Thomas Müntzer*, 397.

## 撮 要

宗教改革五百周年，舉世舉辦以馬丁路德為首的宗教改革慶祝紀念活動。然而，對於宗教改革初期（1517-1525年）另一位改教人物湯馬斯·閔采爾（Thomas Müntzer），教會卻鮮有認識與討論——尤其是華人教會以及漢語神學圈子裏，普遍對閔采爾的研究與探討不多。因此，本文旨在為漢語神學與華人教會介紹閔采爾的生平、思想以及學術研究的領域，從而推廣華人教會對閔采爾的研究興趣與認識。另一方面，適逢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本文藉此研究幫助當下教會進行改革之反省。

## ABSTRACT

The world is celebrating Reformation 500th anniversary, a religious reform led by Martin Luther as symbolic leader of the whole movement. However, not many people know and are awar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omas Müntzer, who was a radical reformer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ation (1517-1525).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at introducing life and thought of Thomas Müntzer as well as providing a background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With a reflection of life and thought of Thomas Müntzer, I hope that this paper could deliver some insights on the reform of the church today.